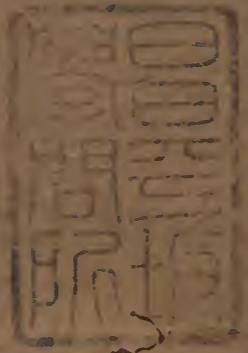


龍谿集

九之十



漢書門類			
一〇	四	一	號
一	七	六	函
一	〇	二	架

庫文閣内			
三	一	〇	漢
七	〇	〇	書
一	〇	一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441	
冊數	10 ( 4 )		
函號	317	74	

別集九十七号

共十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九

淺草文庫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書

答聶雙江

伏誦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洞  
悟未發之旨以為發用流行之根謂良知自能知能  
覺而不以知覺為良知故孩提之愛敬令人於未發  
處體驗師門正法眼藏得我丈一口道破當下便有

音發夕白全集 卷之九  
欄柄入手不犯道理知解分疏有功于師門大矣竊  
意良知無分于未發已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  
一體者也纔認定此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  
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  
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  
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  
是僊佛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  
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學  
爭若毫釐然千里之謬實始于此不可不察也吾人  
一生學問只是改過須常立于無過之地方覺有過  
方是改過真工夫所謂復者復于無過者也良知真  
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  
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爲宗則一而已  
吾人之學所以異于僊佛正在于此過是妄生本無  
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着便落支離矣讀  
念菴兄來教可謂心服某之心非有異也緒山當能  
面致詳款中有契悟未盡不惜垂示雲巖九月能如  
期枉教請益當不遠也

與聶雙江

會東廓丈詢道况明定爲慰且得聞主靜立本之教

豈勝傾懷前者寄惠佳什冲厚平和了無維繫之態  
同志中遞相傳頌益見我丈遭難以來雄心消息其  
真脩實證可知矣連日與東廓諸丈紬繹立本之義  
頗有端緒吾人一向在欲染擾擾上打混不曾實落  
于無欲源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夫不得力無欲  
不是效正是爲學真正路徑正是致知真正工夫然  
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  
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  
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參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  
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  
則常見方是真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  
纖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丈主張立  
本之說在吾人誠爲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  
上無工夫先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懲羹之意何  
時奉侍道頗究竟此事亦大快也

答鄒東郭

歲裏于雙江丈念菴兄石蓮洞所惠書拈起寂然處  
用功一語作話頭孩提之愛敬是良知發用流行處  
須有未發爲之根見其中有物也昔人分寂分感所  
爭只在毫髮間魏莊渠公亦有天根天機之說盖良

知只是是一個良知無分于未發已發若于已發處求未發之根復于未發處循已發之用未免墮落二見但吾人今日受病又未免倚傍道理分疏不肯直下歸根承受得此一畚提掇迺是對病之藥不可因其話頭未相打併并其宗旨而忽之也况隻江公迺是觀體煅鍊出來公案所指寂然處實有下落自以爲不屬見解吾人各各去其執着之見虛心領受務歸大同方爲有補于師教耳某亦有柬致隻江公便中幸索觀之緒山兄此番趨教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今年再不成稿日後益難起手矣然亦須此學打併歸一絕無疑貳下筆方得其精神蓋學術旣明一切事功特其餘事而卽事功爲學術何啻千里老師祠內有祀田若干并陽明洞中山地若干爲祭祀修理印刻遺書會集同志之用每年辦納糧差外其用各有所屬大畧緒山兄能悉之須我丈述紀立碑方爲永守雲巖九月趨教有期望示所從入幸甚幸甚

復劉獅泉

吾兄日來于分水路頭更明白否隻江公近于寂然處自信真有得力非從意見解去亦非從依傍道理得來念菴兄心已服東郭丈則未相打併未知兄曾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九  
與證究否有東達雙江念菴畧致請質之懷幸索觀  
之并以復我緒山兄此來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幸  
勿再與放過然欲成此稿須吾輩各各自信此學縱  
橫權實信手拈來了無疑礙信得老師妙手不涉安  
排學術事功打成一片將精神描寫出來方可以信  
今而傳後耳

與魏水洲

歲終匆匆惜別未盡請益之懷日來道體想益充裕  
但中秋結胎之旨終覺有未盡契若吾丈一種懇懇  
保任性命之心教我多矣大抵我師良知兩字萬劫  
不壞之元神範圍三教大總持良知是性之靈體一  
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攝此件令其堅固弗使漏洩消  
散了便是長生久視之道古人以日月爲藥物日冕  
之光便是良知月魄便是收攝日光真法象所謂偃  
月爐也其幾只在晦朔之交不得先天真氣爲種子  
皆後天渣滓也幸密察之

與魏水洲

省中會林艾陵知吾丈山居靜養之迹甚用慰浣結  
丹許時當有脫胎神化之漸路阻未由覲叩爲念近  
有方外傳園中術者徹頭徹尾只以了性爲宗性是

萬劫不壞之真體所謂無漏清淨法身只緣歷劫虛妄凡心不了故假修命延年之術以爲煉養復性之基徒守後天渣滓不究性源到底只成守尸鬼永無超脫之期上品先天之學所不屑道也若能見性不爲境緣所移到處隨緣緣盡則去去來自由無所碍滯如金之離鑛潛藏變化皆由自得方成大超脫延促非所論也中間精樞氣機神室火候進退藥物交媾存乎口訣何時與丈連床默証亦千載一快也

與李原野

昨者匆匆奉晤大眾中未緣細請殊切耿懷知吾丈默默之情亦若相念不能忘也吾丈氣正而行方知不諧于俗調吾人在世自有隨身規矩輕輕重重權衡在我不容差池一切交承離氣違順之間事體同異之迹無大害于義者自可放過若其有所關係不容放過處亦須以平懷應之直而勿亢窳而勿阿如權之稱物隨其低昂而輕重自見常令胸中廓然弗作纖毫凝滯固不容舍規矩以徇方員亦不因輕重而爽吾權衡之用爲不容已耳且我能忘機人之機亦將自息感觸神應不可誣也吾丈夜間少睡亦是凝滯未釋猶有機在機眩神馳冲氣散逸展轉反側

祇益躁煩不睡之因或在于此古人云未睡眼先睡  
心若果百念放得下無些子掛帶自將頽乎其委順  
矣湖中請教息之一字非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  
訣亦便是學問真正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  
天濁氣息是先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  
向晦入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  
聽聲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寃魄精神隨意流  
轉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機事已往萬緣漸  
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言四肢靜  
貼寃魄藏伏精神翕凝一意守中如潛如蟄如枝葉  
剥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機生機爲順殺機爲逆逆順  
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若果信息之一  
字可使終夜不打一鼾不作一夢一念惘然自由自  
在先天補益之功自有出於昏睡之外者矣若果信  
得及可使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寂然不爲緣轉是  
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蓋養德  
養生原非兩事但其求端用力作用不同中間行持  
頗有節候回途就正終此合併也

與吳學愚

奉違忽許時矣近來所得更何如令舅嗣子有兄爲



之依歸內訶外侮當不得作崇所望此子信向不惑不爲居養嗜欲所潛奪不失純白之初心便是好消息自家做得主起雖有內外之變不久當自定貼若自做主不起縱使內外之變不作隱憂更大因有一日之雅不能忘情不覺饒舌一言以示規勉茲遣小价往江右吊雙江東郭二公率此申佈水洲丈可令人道小价往投之令兄石溪不及另啓可并致意令兄爲常自然入室高第得藥結丹多年近來調神出殼真景象何如也

與李克齋

別後兩有啓候知入記存留鑰重地得兄坐鎮外變潛消始知賢者有益于國固如是耶敝省兩年幸無海上之警皆兄之波潤也所委維揚稿序久稽來命心殊歉然固知迂劣無以發揚盛美先師經綸大業我兄能默識之終當綴致一語以見道脉不敢負也向者請教思慮未起之說兄若有契于心平時行履有所證處未審閒中體究更覺何如此便是經綸真根子無所倚之實學其他名位好醜崇卑一時應迹堯舜以爲浮雲過眼固不足爲箇中輕重也令器陳乞靜養所期遠大兄之志有所托矣東廓長往念庵

音義分年全集 卷之九  
閉關江右同志寂寂靡依得令器振刷鼓唱其間當  
更有回陽轉泰之機千萬勉之自愛若只閒散悠悠  
作自了漢或耽玩見解藝術住于世法非所望于相  
知也茲友人王仲大王汝耕趨謁之便率布區區此  
行專爲衢麓講舍事宜欲圖脩復以永教澤其詳二  
生能道之原省不盡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默默  
哀苦中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  
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况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  
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  
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  
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些便宜  
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箇千古真豪傑  
會須掀翻籬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髓徹隨潔潔  
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吾  
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於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  
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己處心積慮  
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  
神會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

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己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  
譬之身入鮑魚而欲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  
肖賴天之靈偶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爲千古  
絕學庶幾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  
盡交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箇悟入  
處雖盡將先師口名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與人  
說祇成剩語誑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於已也  
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爲虛妄只當聽信先師之  
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捩子默默體悟方得相應若只  
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欲承當此件事譬之懦夫  
擔負九鼎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藉庇已抵北關一路感觸傷悼苦情鬱鬱所賴一點  
靈明自主自照未至昏憤始信古人毀不至滅哀亦  
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降割於我皆是  
不肖平時修行無力包藏機智欲與造化爭巧所致  
驚洊雷而喪七鬯震及于躬矣敢忘恐懼修省自今  
以後誓與心盟徹骨徹髓掃空巢穴務令念念可質  
鬼神無復一毫牽纏躲閃順逆好醜皆作意安庶不  
辜負上天一番成就至意因此勘破世間原無一物

可當情原無些子放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卽空原無  
畱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十年聚頭從未生已前  
觀之亦是假合相况身外長物可永保乎所畱會紀  
敷陳梗槩傷於漏洩亦是罪過愛人念重不覺縷縷  
至此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歿時不  
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物  
外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  
此件事原是爲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  
故事做的老師一脉僅存如綫望兄出頭擔負從心  
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  
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孟兩峯

與兄相違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滁陽燕遊聚處之樂  
又在春雲之外矣念之惘然老師良知之旨原是千  
古絕學顏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兩字自顏子沒  
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未免尋逐影響昧其  
形聲之本耳夫知之與識差若毫釐繆實千里不可  
不辨無分別者知也有分別者識也知是本心之靈  
是謂根本知無知無不知性是神解不同妄識托境  
作意而知亦不同太虛廓落斷滅而無知也弟與兄

同事夫子聞之已熟於此勘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  
原生死關捩其機只在一念入微處取證不肖衰年  
行持亦不出此千萬自愛八十老儂於世情更有何  
放不下惟生死一念眼前實境界於此超得過不爲  
恐怖方是世出世法方是豪傑作用幸兄重畱意焉  
有新功時得惠教交警之望也諒之諒之

答胡石川

大嘉來承手書遠及足感爲道真切苦心來教謂吾  
輩既得師門宗旨不務實體以循知行合一之訓率  
意爲口漫謂有得恐于良知外更加一蔽此是吾人  
見在通病在不肖所謂罪之魁也何幸得聞斯言乎  
所示孔門論學論仁種種公案皆是真實語筭來總  
是自家保守性命之心不切可謂一言道破大抵吾  
人不欲真做聖賢則已自古入聖入賢須有真血脉  
路與形迹把捉格套支持絕不同吾人致知學問未  
嘗不照管形迹循守格套然必以形迹觀人以格套  
律人遺其自信之真機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同異爲  
得失未免有違心之行狗彘之名所差不但毫釐間  
而已也古有懲熱熒而過者吾執事今日之論夫亦  
有似是而非者乎

與施益菴

曩歲吾兄來天真匆匆聚散未終請教之懷殊爲耿耿近聞任道取友之心老而益切吾人此生只有此件事老師提出良知兩字已太分明但吾人見在感應未能直心以動不免攙入意見于人情物理有礙有障未免以揀擇心承之所以大段不能光顯此針芥相投功用不可不仔細理會幸密察之春仲天眞時祭遠近士友已約偕至吾兄可如期命駕共證新功會後卽與諸公同行赴水西之會此定約也

答章介菴

伏領來教併附東郭丈二書知我丈憂道苦心愛我良切聖賢立教皆爲未悟者說因其未悟所以有學來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妄動爲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以至于無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于無妄自然無欲無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于無欲無妄者學者之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做書以至于義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達不出下學之中若以聖

青溪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三  
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則虞庭精一之功果何所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知弟此是德性良知本體不由見聞而得聖人與衆人所同有非因悟始有衆人爲世緣欲妄所纏不能從德性上用功未免被少艾妻子得失境界引奪將去大舜終身慕父母亦只是終身有箇德性之學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不被境界所引奪此方是真悟入使衆人知學克念良知做得主宰便是作聖使聖人一時不克念良知做不得主宰便是作狂聖狂之分只在克與罔之間實非有二事也因其有妄故須掃除若本無妄掃除箇恁聖人主靜是德性真體時時做得主宰便是聖人之學修者修復此真體而已悖者悖棄此真體而已閒散撥遣原不是學吾丈拈此正以勵吾黨耳高虛狂誕正是倚靠虛見包藏欲根不肯實落在德性上克念以收掃蕩清明之功乃倚靠包藏之爲害非良知有所不足須假借聞見以助益之大易良背行庭之旨正是學者求止功夫其喫緊正是良其背上用功衆人爲外境所遷引只是不知止良止功夫不分寂感時時是寂時時是感時時在感應上做得主宰不爲外境所遷是謂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十四  
人忘已忘物而得無咎也賢如溫公終身未能到此  
只爲未悟良止之意未免爲中所繫縛大抵敦行與  
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于聖人者只少  
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此是公天下  
萬古學術非一人之私有進我者幸時賜教詔緣此  
得終請益交修之幸也

答季彭山龍鏡書

令嗣令坦回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踈謏薄  
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深况久  
在爐鞴中意思自好但未能數會共致切劘之情耳  
來教疊疊數百言及與月山所論龍鏡一書深懲近  
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懃懇憫時憂衆之  
懷某不佞敢忘佩服細繹來旨尚有毫釐欲就正處  
茲據其畧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 丈云今之  
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與  
物無對無方體無窮極難于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  
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水鏡之喻  
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  
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盖自然之所爲未  
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雖至于位天



地育萬物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着  
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  
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 又云龍之  
爲物以驚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  
嘗以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  
主驚惕坤貴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驚  
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如是分疏  
也夫學當以自然爲宗驚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  
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  
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互根竭力而不以爲勞省  
力而不以爲息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古體易者莫  
如文王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是真自然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迺是真驚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  
豈可以先後而論哉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義皆類此或者以爲聖人本體自  
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始未知合一之旨也  
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開口便教以  
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爲之說以誣世哉誠見道之本  
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  
夫亦非二事聖人自然無欲是卽本體便是工夫學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九  
者寡欲以至于無是做工夫未復本體故雖生知安  
行兼修之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體未  
嘗不生而安也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  
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吾人  
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驚惕而主變化  
不若以無欲而主變化更爲得理驚惕只是因時之  
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至于無咎非龍德之  
全也無欲則自然驚惕當變而變當化而化潛見飛  
躍神用無方不涉踪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  
命之不容已者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  
誠有之此却是錯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虛若便指  
爲先迷失道以坤體言虛一入于此便有履霜之戒  
則不惟辜負自然亦辜負乾坤矣 楊慈湖不起意  
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盖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  
綸成德業意根于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  
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  
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酌酢而未嘗動也纔有  
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罔動便爲離根便非經  
綸裁制之道慈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  
人教人榜樣非慈湖所能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

力脫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  
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 又云良  
知因動而可見知者主也恐亦未爲定論易曰乾知  
大始良知卽乾知靈明首出剛健無欲混沌初開第  
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大始順此良知而行無所事  
事便是坤作成物本義訓知爲主反使聖人喫緊明  
白話頭含糊昏緩無入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  
知工夫將復何所屬耶夫良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  
而顯徹動徹靜徹內徹外徹凡徹聖徹古徹今本無  
汙染本無增損得喪寂感一體非因動而後見也老  
師雖爲拈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盖有不知而作我  
無是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聖  
人天地所不能盡盖指此良知而言也範圍天地曲  
成萬物其要只在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卽此知是良  
知卽此知是致知卽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純  
此之謂乾順此之謂坤定此謂之素定覺此謂之先  
覺主此謂之主靜盡此謂之盡性至此謂之致命非  
有二也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所學何事顏子  
有不善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復者復此良知而已惟  
是良知精明時時作得主宰纔動便覺纔覺便化譬

如明鏡能察微塵止水能見微波當下了截當下消融不待遠而後復謂之聖門易簡直截根源當時子張子貢子夏諸賢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在多見上擇識言語上求解悟億上求中湊泊對祖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顏子故顏子沒而聖學遂亡說者謂明道之學有似顏子觀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迹自然澄然無事之論原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日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密機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旨祇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顧疑良知孤单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而合發之反將直截根源賺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思甚矣夫良知之于萬物猶目之于色耳之于聲也目惟無色始能辨五色耳惟無聲始能辨五聲良知惟無物始能盡萬物之變無中生有不以迹求是乃天職之自然造化之靈體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易卽良知也今疑此爲不足而猶假聞見以爲學是猶假色于目以爲視假聲于耳以爲聽如之何其可也夫良知未嘗離聞見而卽以聞見爲知則良知之用息耳目未嘗離聲色而卽以聲色爲視聽則耳目之用廢差若毫釐謬實千里豈惟不足以主經綸

而神變化揜閉靈竅壅闕聰明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孔門諸賢誦法孔子皆以聖人爲學雖不免意見之雜然未嘗落于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十百千萬于此矣蓋自伯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染入于人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種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牽搭支撐假借粉飾以任情爲率性以安逸因循爲自然以計筭爲經綸以遷就爲變通以利害成敗爲是非以憤激悻戾爲剛大之氣方且圖度影響同異駕空獵虛談性說命傲然自以爲知學譬如夢入清都自身正在溷中打眠全無此子受用今日學問所以不能光顯于天下而致滋多口在吾人誠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此事關係甚大豈可強爲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管窺白不在意見裏尋途轍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掃蕩徹底超脫良知真體精融靈洞纖翳悉除萬象昭察緝熙千百年之絕學以抵于昌大休明使人不以西河致疑于夫子始爲報答師恩耳某本貧人無可受用然說金處自信頗真執事師門倚頓也倘忘其乞

音義分生金卷之九  
食之嫌相信弗疑不以世情意見參次其間則此學  
真如精金將益光顯于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  
道庶乎有一變之機矣聞與東郭雙江諸友曾劇論  
并徃一通質之同心一體休戚相關千里毫釐辨之  
在早有進我者不吝徃復終教之益也

與潘笠江

去住匆匆雖未盡請益之懷吾丈惓惓款教之至情  
飲茹多矣丈平時好養生之術自謂已得其髓吾儒  
之學未嘗不養生但主意不爲生歿起念陽明先師  
良知兩字乃是範圍三教之宗是卽所謂歷劫不壞  
之體不令向情境漏泄耗散不令後天渣滓攙和混  
雜所謂神丹也凡鉛汞龍虎種種譬喻不出性情兩  
字情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已一句道盡外此皆旁  
門小術吾儒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皆是此義其  
要只是一念之微識取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卽火  
候藥物也中和位育卽宇宙在手萬化歸身也此千  
聖相傳性命之神機在人時時能握其機不爲情境  
所奪不爲渣滓所染謂之還丹隨緣聚散一日亦可  
百年亦可更無生歿執吝與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  
此大丈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也微軀繫念去

道日遠千聖過眼良知吾師毋謂吾儒與養生家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金盃只專心定念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世一番未脩僊道先修人道到此辨別神僊有無未爲晚也

答萬履菴

十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之說執事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尤爲緊要云云此是後儒通見不足爲異其實未發不以時言心無體故無時無方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于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中庸喜怒哀樂觀於未發之前可以默識矣不論鈍根利器皆須如此行持此萬古人心之本體上乘如此用力是卽本體是功夫下學如此用力是合本體爲功夫若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學者果能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實犯手做無一毫遮飾其間雖分未發已發亦不妨有用力處久久悟入自當忘見但旣有所分終

非動靜無端破的之學此是從一念立根基無分無合不可須臾離之日履顧謂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是徒泥典要而反懼變動周流之爲虛幻也執事謂不肖稟上品之資若故爲玄遠之說以斬人之信不惟過情之譽非所敢當亦非區區就正之初心矣

與呂沃州

見邸報知爲

聖心眷畱儒者得君自合有此存齋公同志默主斯道之柄道義夾持夔龍滿座兄以邁志玄覽倡率鼓動其間得朋之慶不占有孚弟去秋過江右與雙江念菴少初疎山羣聚默証頗受交脩之益人生只有此一事固不以出處有間也念菴雖不出戶却儘耐煩同善之心比舊較切惜東廓丈捐背遠邇傷悼弟冬仲適至安成三千里同心之交得盡永訣人皆以爲奇事東廓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姓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時一些帶不去可自信者惟炯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爲末後了手一着其他種種皆屬空華吾人未死之年倘身外些子放不下縱使勛業橫四海辨才超三界皆是前塵影事與本來性命未



見有纖毫干涉也古云一念萬年平時感應于物物  
頭上萬境忘情念念無雜無昏無散臨時始能不昏  
不散不為境轉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知晝夜則知  
生歿矣第年來于此件事頗覺切心亦頗有悟入處  
去年白下之會草草未盡所請老師良知宗旨虛靈  
寂照乃是萬劫不壞真性此性無體易于緣物一切  
命術是鍊性之法不過收攝堅固此件而已譬之日  
光普照必得月魄為之收攝始能斂而不散凝而不  
溢相禪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交自朔至望性  
歸于命自望至晦命伏于性返照逆流水火交姤升  
降消息自然之所為乃真境界若非真性作用皆旁  
門小術儒者不道也刑部主事徐成身久相從相信  
志確氣銳見地超然上江諸友皆其所興聞在講下  
幸率成之真儒當軸百司肅然清明盛事既為此大  
事出世一番常局外更須有道脉因緣合當整理善  
世作人六陽從地起自臨而泰大明之化遍于方域  
始為儒者性情有用之實學同志所屬望于翁與翁  
之所自待者固有所在也

與呂沃洲

獻歲審知道履亨泰為慰去年訟事是吾丈魔障所

遭但降魔功夫尚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息純白未  
免受傷老年鋪面只應收攝保愛討個受用經此一  
番狼籍與泰然忘機境象有差別否蓋緣吾丈平生  
證入尚未離見因見生機因機作業乘業發見見復  
成境蓋見地未忘謂之見剩以此爲對治之法謂之  
法塵此中須有一着大轉身處未可只如此挨排遣  
釋以爲究竟法也不肖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爲  
嫌吾人八十上下煞該喫緊時候應緣而來緣盡而  
往獨往獨來討箇臨行脫洒受用方不負大丈夫出  
世一番也春仲天真時祭同志來集者多吾丈能乘  
身一臨作湖山旬日之晤因得以終所請益尤彼此  
大願也如何如何茲者內弟張子叔學赴縣主竹山  
君修誌之聘因得侍教左右張子之志不下浮峯見  
地亦了了爲造物所拘未得超然遠覽此志則自有  
在也百凡指示幸有以成之

與潘水簾

緬惟履端動定萬福爲慰吾丈深信師門宗說一切  
順逆應感勘得更何如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  
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  
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

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  
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疚於心時常念  
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虛亦是繫  
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  
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  
時時慊於心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  
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  
著習不察未爲聞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學者  
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詭口周  
孔身章縫而行商賈是之謂僞懲詭與僞之過而遂  
以爲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  
謂蔽間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君子安  
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四者病雖不同其  
爲無得于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揭  
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捷徑  
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  
廣大天下之能事畢矣某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  
學脉的然在是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  
任道者矣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聞之惻惻  
動心昔元老諭及友人屠坪石司成謂屠子好談理

龍溪先生集卷之九  
學雅稱同志不惟不以爲諱且從而從更之當事者  
之心蓋可諒矣其意切切以虛談無實爲戒魚兔未  
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蓋將以明之非有  
所作惡而欲抑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於承  
望遂致有所變置改毀反使志學初心鬱而未暢至  
動海內善類之疑譬之太虛清明中忽生片雲未免  
有所點綴世道污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  
此等氣象乃末代陋習非聖世所宜有別嫌明微當  
事者不可以不慎也

與陸平泉

某不類荷公教愛獨深每憶龍池燕坐超然默對之  
樂恒不忘夢寐間予亦不知其何心也邇來靜中課  
業更何如所請中庸未發之旨乃千古入聖玄機虛  
以適變寂以通感中和位育乃其功用之自然非有  
假於外也世之學者不得其機未免涉思爲泥典要  
甚至求假于刑名器數助而發之充其知識以爲儒  
者之學在是矣語及虛寂反闕然指以爲禪間或高  
明之士有得於禪者復以儒者之學在於叙正人倫  
未盡妙義隱然若有伸彼抑此之意聖學何由而明  
乎先師良知之教信手拈出不學不慮周於倫物之

感應于聖之絕學也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能悟於言句之外者有幾况海內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一綫之脉所存幾何竊有隱憂焉我公深信先師之學又深有得於禪理同異毫釐之間辨之已久幸有以終教之夫我公托疾決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是非有矯於世亦非優游好遯求以適逸薄君寵而不顧也既爲此大事因緣出世一番固將心存萬古了此大事思以繼聖修而開來學此等苦心豈士之謏謏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不肖年逾七十百慮盡灰而一念求助之心老而彌切相觀相證以衍此一脉之傳固不自量之鄙懷也既辱誤愛亦豈能忽然忘情于不肖哉存齋公好學不倦見處超然誠睿聖之資公既密邇不惜時過周旋了此究竟之說譬寶珠入于倚頓之手人將益信且愛比之貧兒衣帶所繫萬不侔矣存齋公門第峻絕雖極謙光鄉人未盡孚協此亦一大魔障勢使然也入得魔降得魔不作礙相方是大佛作用公會間幸默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洒掃庭內法行自近以示訓于鄉人卽此便是中和位育真胚胎使聖學彌有光于世固吾黨大幸亦大願也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九  
與陸平泉

日者趨候雲間值公應酬紛冗不及細請爲念先師從祀之議存老已盡委曲荷公身任其事此千古道脉所係區區不敢以私惠歸德于有道也虬峰巡院秉心昭曠應務公而有容深信先師之學茲特疏議請從祀廟庭公當局可無虛發百凡惟委曲主持以求必濟無俟於山人之贅言也我公靜養多年驟當忙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素定之徵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之魔若于此中識得破打得徹弗令試脫弗爲擾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作用我公深契師門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真所謂赤日當空魍魎潛消者也

新天子踐祚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助成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納婦方爲克家之子非有入魔真手段未足以與此幸默識之

與王南岷

粵自姑蘓相別彼此音耗不相及者若干年弟近來看得此件事頗切乃生身立命不可一日少者吾兄天性冲毅世染本少但入微一着尚覺悠悠若真爲

性命漢須有冲天決然之志當權好修行亦易埋沒  
譬之火裡栽蓮非夙植靈根未有不受焦枯者惟兄  
慎圖之勿以爲狂言同心之望也荆川救世一念可  
貫金石肉眼尚以塵心窺之可慨也已

與陶念齋

向者宅上被災之後曾具啓以大易盈謙之說請教  
有道者聞之當不以爲迂聞諭令器及戒家衆之言  
有足徵矣

天子新祚睿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責其  
功貴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於明聖學  
大機莫切於和人心聖學明蒙養之功始有所就人  
心和協恭之化始有可成養正之術全在內外得人  
輔理在外須復祖宗起居注舊制訪求海內忠信文  
學之士數輩更番入直以備 顧問以供燕遊在內  
所賴全在中官蓋 幼主深處宮闈舍此輩無與周  
旋承事導之以正則吉納之於邪則凶吉凶之機不  
可以不慎也此輩伎倆染習雖深然未嘗無是非本  
心利害未嘗不明吾輩無耻者方倚以爲速化之術  
其子子自好者視此輩爲異類若將免已絕不與通  
則又若矯枉之過矣今日欲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九  
線之路誠心相處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害之  
機使此輩知吾黨之可賴當有所然悅而趨向者得  
此輩辨幾分好心腸隨時引沃輔理之益奚啻外廷  
百倍非有不二心之臣圓機之士未足以語此周公  
輔成王惓惓于綴衣虎賁之士所謂綴衣卽今尚衣  
供奉之役虎賁卽今持戟護屏之役正指此輩而言  
也蒙九二包蒙納婦之吉其旨深矣所謂明聖學以  
成養蒙之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師師相讓相  
親視爲一體手足耳目共爲腹心之用以成正大光  
明之業不必出于己也後世一體之學不明人各有  
心交構忿忌上下爭馳于利以相圯軋欲成一體之  
治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之化者如此且  
天時人事變態罔測自古帝王馭世所恃者權權在  
朝廷則治權有所移則亂不可不防其漸也不肖隱  
憂不忘眠食之外以心代力纂輯中鑒錄三冊寄麟  
陽世丈處可索取觀之倘以爲有補萬一或抄錄數  
冊擇此輩可與言者無意中授以一冊遞相傳玩少  
知勸阻與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  
學原與物同體非止爲自了漢此念本天授不以世  
界窮達有加損人類同異有揀擇大丈夫爲大事因



音義分全錄 卷之九  
三十一  
緣出來救世一番皆吾分內事也亮之亮之

與陶念齋

自世丈處天曹同虞坡公協恭贊治仕路清明成師  
師之化儒者有用之學信不誣矣吾世丈深信先師  
良知之學一切應感能直心以動不作安排否致知  
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真假一念神  
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  
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奏泊便落格套纔有  
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王伯誠僞之所由分也唐  
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  
讀書爲窮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  
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  
談王說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  
其非矣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  
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  
之宗傳也邇者浙江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以補  
聖朝之缺典已蒙平泉宗伯題請荷 聖旨俞允會  
議近今未見題覆 聖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柔  
中之德臨之于上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于下剛  
柔相濟大義自定雖有紛紛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世

丈既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爲之時會須明目張膽一  
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堅其信  
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致恭所謂  
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有支派猶家  
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無不善故  
知無不良明睿所照默識心通顏子之學所謂嫡傳  
也多學而識由於聞見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心子  
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  
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  
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顏子没而聖學亡後世  
所傳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  
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  
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註述之徒所謂庶孽者  
昂然列于廡下而爲宗子者尚泥于紛紛之說不得  
並列于俎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  
明者乎向來臺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  
並舉從祀說者謂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爲是而陽明  
尚有議而非之者久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  
定矣何待于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爲高下恐非所以  
卜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人失

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爲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容  
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云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爲是非鄉愿  
之媚世反若賢于仲尼也而可乎哉世有冒認宗傳  
以庶易嫡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滴血以爲證良知者  
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真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  
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  
世運之污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  
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兄日  
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商量嗜慾深  
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  
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  
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  
却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  
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  
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  
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  
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何如何如第

陳乞意已決聞兄出京在月盡第回正值其時還當與兄再登當湖之堂究此一事也

與趙尚莘

昨入平湖得拜年伯于堂信宿請教精義無窮任道之心老而彌篤且照以天和弘以虛受使人自忘卑陋油油然懷樂告之心翁之盛德可謂至矣家學淵源天倫之樂無以踰此是兄享天縱之福人道中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承示本體工天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人習于聞見本體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其有不合處要之還是爲性命心未懇切未免從見上轉向每與兄面論聖人本體無欲時時保任緝熙卽本體便是工夫賢人以下不能無欲須時時做寡欲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及其成功則一然中間淺深難易則自不同進一步方見得一番精采未可以意想圖度而得也

與趙尚莘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怏怏如有所失包裹扭捏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于病上屑屑去得只密察本來真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痛癢上起迴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管見則扭捏自除時

時是真性直達乃是真放下時時是真性流行乃是  
真舉揚若作二義商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于本性  
上未免有一紙之隔所當深究而早辨者也不肖承  
兄誤愛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爲  
吾人切劘之助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何如何  
如

答趙尚莘

領兄手教知爲這件事甚着緊吾人此生原只有這  
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  
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  
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  
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  
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  
已來教努力精明若不善用亦會生病此等處亦須  
心悟不然又未免與悠悠作對治法也何如如緒山  
兄已回見在感應儘見確實亦切切以從前意見爲  
戒迺知憂患困窮有益于人時日歲寒萬物各歸  
其根此身未得一了辜負半生兄當同此耿耿也

答茅治卿

向承以所見錄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閱來

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湊泊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某非不欲答恐分疏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証謂証是兄真實不誑語某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卽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退藏此也所見彌近然亦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摹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傾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真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反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來教云湯武

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真不假修證只緣人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之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卽本體便是工夫所謂性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重障蔽深是用工夫求復本體所謂反之之學其用力雖有難易深淺不同而于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只此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舍此更無下手用力處矣吾人甘心不學則已學則當以顏子爲宗顏子不遠而復且道顏子是何學迺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此義不明後世所傳惟以聞見億識爲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嗜慾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反源以收掃蕩廓清之績是殆壅閼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以至于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脉而其言則出于孟氏非其所杜撰也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群和閔然指以爲禪將易簡宗旨反墮于支離

繁難而不自覺豈不重可哀也哉惟兄撇去舊見一意篤信弗疑將全體精神打併歸一時時惟以寡欲去蔽爲事蔽障愈闢神明愈顯從此悟入一得永得更有何事千古絕學庶幾有望而前所疑諸說可不待分疏而渙然融釋矣

與諸南明

去秋榮行時生適以先師年譜事往江右不及與兄款叙少致贈處之益吾兄天性瑩粹冲和純然道器又于先師精意相感神交夢授有得其宗者此豈偶然之故哉吾兄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霄漢事業可以立致然區區所望於兄更有進於是者人生貴聞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先師提出良知二字乃是至道之精神神感神應真是真非一毫不容自昧乃易簡直截根源千聖從入之真機世之學者信此不及以爲不足盡天下之變反雜以知解意識或泥于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煩難昧其機而不自覺耳吾兄於此既有所悟入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蓋良知之宗寂而常照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義行寂之體也是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爲而治千古經綸之學盡於此矣纔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爲用



音義分全書卷之九  
三九  
知纔有所獲有所泥種種事業皆爲義襲而取真假  
毫釐之機辨之於一念之微所謂是非之則也我  
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者無慮數十輩再世之  
後名消影息皆蕩爲太虛析爲浮塵而世之所指而  
仰者不過某某數人而已然則所恃以不朽者固在  
此而不在彼也區區素荷道誼之愛况嘗有聞于學  
兄以千古豪傑自命當弗迂予言也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倏聚倏散能幾何時自己真  
性命會須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嗜欲以來破  
敗不少古爲強仕之年今爲始衰矣若不及時回頭  
樽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雖有美譽奇業到底  
只成眼前空華所濟恁事某不肖不能早覺以祇于  
悔今以悔心就質于有道求助之望也千鈞之鼎非  
烏獲不能勝執事旣已豪傑矣豈肯將聖賢事作第  
二義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須得其門而入所謂  
性命兩字乃入聖賢血脉門路也自性自修自命自  
固爲性命之心重一分嗜欲自然輕一分全是性命  
之心種種嗜慾自然淡息得下所謂持衡之勢也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  
只如想箇空寧兩箇我事某不肯不語早學以於于  
辨道對愛日舜曾良以之於觀心美舉許業以河  
與不心古為越卦之半今為做其矣昔不與和國能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一書

與李中麓

濱行冀得再會少盡請益之情不意公冗私纏遂成  
左隔都門回首豈勝悵然吾人此生惟此一大事吾  
兄既已見得及豈宜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故精吾  
兄天性如許聰明凡所學習便能悟入不可及處在

此受病處亦在此蓋纔能入便得趣纔得趣便難歇  
手不可以不早辨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臯夔稷契  
之才不相兼而用蓋人之用心一則精二則雜吾人  
些小精神視昔堯舜稷契何如全體收攝打歸一路  
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然徧其所不能徧兼其所  
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此中不無有心病畢竟是  
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却雖種種力行好事只在氣  
魄上支持種種談說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  
羅反從勝心裏增起一番藩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  
也若是真爲性命漢言下便有决烈便須通體放下  
以求日新寧忍更作有漏因果甘心墮落爾耶所議  
官中事體見兄意象紛紜疑根未淨畢竟在名色上  
轉在對筭窠臼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格物之學  
未盡明透此學鍼鍼見血不涉皮毛真是真非本來  
明白隨所感應條理自見譬之赤日當空容光必照  
魑魅魍魎從何得來此原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  
當後儒却被聞見知解纏繞自討繁難所以信不及  
相沿既久被他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菴

前奉手書玄潭之會同心翕集精義盎然顧鄙人遠

在千里未緣參次過承注念尤見道誼之懷細讀來  
教知日來于此件事煞有着落吾道何幸但此中不  
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  
卽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  
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  
便有樞可執認以爲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  
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着到而不着一物然纔  
有執着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  
轉馳逐雖有不同其爲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  
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  
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  
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迺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  
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雙江丈來書見教  
立本之旨于良知誠有所發但格物處尚須有商量  
所謂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  
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工夫則格  
物在于致知矣不肖虛實相生之云本無深說良知  
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  
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  
是着空因兄見示已曾有簡請質并達雙江豈期尚

未至耶有未當心不惜頻教求正之願也

### 答羅念菴

再領吾兄至日所惠書始知冲玄爽約之因人事相羈有如此發洩太多卽係馳逐意見蘊此一見遂欲一味求省襍事并以此爲多事故托而云云爾耶伏讀來教云與雙江公對證于隱約中忽有開豁勘破平日十分分曉終落道理中去與已不干兄於見在可謂真有受用處矣但未知所放下是何物所湊泊是何事冷靜與熱鬧終是對治法門尚涉意見安排然亦不可認定纔有認定便生執着之病幸密察之荆川數時來于此件事甚着緊一切伎倆儘覺灰心欲與兄對證之願亦甚切當以兄所得語之亦一快也

### 與羅念菴

冬底荷兄惓惓垂教并誨言懇款兼賜揮酒歸途展玩如見羨墻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脩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些子似若不打緊千

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故復以請正于兄  
當在所諒察也得緒山兄書云與兄商訂年譜已有  
次序學術事功須混作一項提掇學術處詳明曲盡  
而于事功種種應迹正是此學術下手處使人讀之  
則可以默証此學之精微方是傳神手筆不知兄以  
爲何如先儒誌狀之外或年譜遺處皆有各人補傳  
別誌凡兄所的聞如與周龍江云云等類還望作一  
補遺發明這件事使後來有循據不致漫地抹過亦  
吾人之責也均役事歲終想已完結蓋爲鄉人作數  
十年福緣不得以身任之然此亦是一時應迹根  
極性命宗原則百尺竿頭所進還復有着脚處古云  
打破虛空未可盡委于外教之寓言也茲因南玄乃  
子可立趨謁之便肅此附候兄念故人之愛自能訓  
翼以庇之使有光于世德也

與羅念菴

貴省自郭翁捐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諸  
友俵俵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真心未能盡  
爲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斯道者不可無  
人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已而倡之者衆和之者  
益衆所謂道誼由師友有之義重聚樂求此道之不

明不可得也若各各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烟消寢成  
灰息求此道之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真純  
粹白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卧不出于一  
已受用得矣如世道何兄見此輩發心不真遂生厭  
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計爲得且見荆川出山大業未  
究遂有所懲益堅遯世竊計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尚  
不肯作自了漢况兄平生種下萬物同體真種子世  
間痛癢素所關心天機感觸隨處生發豈容自己若  
果夙疾未瘳不妨隨時休息况穎泉憂居不忘家學  
春秋會時還望爲衆出關將身擔當此事以爲之倡  
務各各以實行相觀法不徒知解辨說滋長片心  
諸會所燁然脩明有光舊業庶不枉大丈夫爲此一  
大因緣出世一番耳弟雖老矣不敢不如期趨晤共  
効切劘之助固吾人分內事也聞督學不喜講學而  
獨敬信吾兄此公人品非凡流若果人人如兄無係  
籍假道之嫌彼豈甘心作惡也哉是知榮辱在于自  
召真假可以立決困衡徵發可以喻作未必盡彼之  
過也但春風長養秋霜肅殺士生于世中材者多養  
則易成摧折則易敗亦時使然也司化權者不可不  
慎亦望兄隨機䟽理挽回造化固一體不容已之情

也何如何如

與羅念菴

去秋聞兄染痰癆之疾手眼有癱攣處不勝驚念頃  
 會艾陵云兄大體已平復右手微有拘掣略妨揮洒  
 豈熙熙穆穆入神之技上天亦有所忌耶吾兄身雖  
 處于關中心未嘗不與海內同志相應不肖受兄之  
 愛何異骨肉其所期望不但為完行君子將使直超  
 三代以上為此學之宗盟而不肖亦豈忍安于自足  
 以負海內諸兄之望文王尚小心翼翼亦臨亦保况  
 吾儕乎自今以往尚期時時收攝求以自淑亦不敢  
 更作言語抹過也病中更有新得望不惜一言指示  
 兄舊時未信見在良知之說關中鍛鍊情義更覺何  
 如享用見在固涉籠侗不信見在又將何所用力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為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楚侗兄  
 亦時時傳誦高誼無由聚首一談徒有耿耿近見我  
 公應酬諸作其曰寂感人心也雖寂而未嘗不感雖  
 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鍾含聲明鏡蓄照  
 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適中天則應已不畱非擬議  
 形迹可逮本體在此工夫在此天地萬物有不能違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馬後世學術或失則內或失則外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逐吾心於事物將無陷于支離此數言深契先師格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愚切以爲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褊心之人未嘗非顏孟毀周程吾人所當自省若夫沉痾詞章之陋習囊珎二氏之餒餘甚者竊講之名號以傳呼于人因爲矯跡希寵之具母乃緣堯舜之聲稱作桀蹠之嗃矢耶彼偏諛者旣不馴於宮墻而屢詐者復離于大道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惑焉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媿心之不暇况諸公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當局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所關且道學名號非盛世所宜有先朝殷鑒淑慝昭然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况從而抑之乎諸公雖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而泥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慎也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柔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剛中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德業日彰吾丈遵養逢時帝心簡在舍講學無可報稱竊意養蒙之道不在知

識伎倆只保全一點純氣弗爲外誘遷奪便是作聖之功外廷公卿進見有時日處深宮食息起居不得不與中官相比昵勢使然也邇者元老有帝鑒獨中官無鑒似爲缺典閒居無事纂輯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爲中鑒間以數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之隱機使知所懲發若得此輩回心向主比之外廷獻替功可百倍非吾丈苦心知我愛我未必不以爲迂或以爲過計也錄成托龍陽奉覽若以爲有補世教須吾丈以數言弁首刻布以傳此固杞人憂世之微忱也聞京師已復同志大會乃吾丈與一二同志倡之浣慰可知曾見臺時相會否此可與性命相許之友古云供千僧不如一供羅漢求友之心無間出處惟丈自愛先師從祀一節知元老注念事在終濟平泉以病去履菴同志可無差池幸吾丈上下周旋多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與耿楚侗

去冬具尺一奉候未知已達記室否我公出處係世道之污隆吾道之盛衰非苟然也道有本學有要嘗憶公云此件事只從見在一着取證原無閒忙之別我公家居時是閒景今捨身應世萬變擾擾是忙景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若於此畧起忻厭平等不來便是分別心未忘古人  
日應萬變心常寂然此是吾人見在受用處知公勘  
破久矣區區近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  
晝夜人所不免此之謂物化若知晝而不知夜便是  
溺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孔氏云朝聞道可以夕死  
道無死生忘死生而後超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  
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  
未可以死也無閒忙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  
見所謂見在也幸密察之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啓稿以爲  
一息苟存欲求無忝知公惓惓憂道之心不以在疚  
爲緩中述定字不遷之意以爲二本謂明照原是一  
貫若謂相去千里提掇不太重耶謂區區深然之意  
爲過並將自己之心看作標末謂喜怒時更有不遷  
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不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  
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  
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  
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  
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

音義分生全集 卷之十  
義非以爲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昏  
至于昏昏懂懂也不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  
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  
抑揚而論也不達此一關終落見解分疏終未歸一  
在定字亦未脫此窠臼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是太  
煞分明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卽是無往無來  
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  
明之旨矣若此義明則公所示種種分解引證又爲  
剩語可無辯也公見教謂不肖欲人破除毀譽第可  
與高明好修者道令其逼真入微不審其志而猥以  
爲訓則非所宜然近來學問惟是辨志一着皆懇切  
爲人語不敢不領悉讀尊翁事畧知發祥有自隱行  
如此令人傾慕徐當據畧作小傳以發潛德之光亦  
以盡通家情分也

與馮緯川

別來忽踰歲道誼之思彼此所同且與敬吾湛泉栢  
菴諸兄相處更當有入微用力處此件事須耐心從  
萌芽養起纔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是採枝  
摘葉工夫雖使功業盖世根脚不穩終成墮落先師  
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潭泥中脚起脚陷須有

前賢先生集 卷之十  
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入意氣亦  
能消滅人善根千萬珍重

答馮緯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不  
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喻爲有補於  
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來教不起意者正以致  
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慮莫非天  
則之流行動以天也此正是變化云爲生生化化之  
機而謂之寂滅死硬物也豈足以知楊子乎此千古  
入聖之秘藏兄可謂得其髓矣來教謂區區以正心  
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若過于分疏非敢然  
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卽心之流行心卽意之主  
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  
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  
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  
天復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  
是不可分之本旨兄之所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  
乃爲兩種根器而發亦權法也近溪會語發明中庸  
未發之旨自是近溪所見未免過於分疏其二云解離  
塵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爲好惡馳逐却將此體涵泳

夷猶率爲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爲實際縱使實見亦只成二乘況空守寂之學纔遇此子差別境界便經綸宰割不下曾謂吾儒經世之實學而可作如此見解耶先師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即是心之本體未發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遇之時定卽良知之體也近欲心見還從禪宗來吾儒致知格物之旨尚未瑩徹塵俗卽事好惡卽物原無可離若此體涵泳夷猶率爲準則未免二見居塵出塵卽好惡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訣吾兄所呈菴中獨坐了了光景只是氣機偶息與中庸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景息塵尋個端倪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可兄之所言是也前後味兄見教于先師良知之旨可謂篤信然尚未免依通解悟若是徹悟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端倪之見乃是堯夫一派與先師致知格物之旨微有不同此非副墨所能盡何時與兄山堂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吳悟齋

首秋領兄鎮江發來書疊疊數百餘言辭嚴意懇惟

恐吾人緇于習染陷身於有過重爲此學之羞世之  
疵詬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爲口實雖賢智同講  
者亦且病之真如洊雷驚耳令人脩省之不暇非兄  
直諒誼深篤於一體之愛能如是乎佩服佩服細繹  
來教所論致知格物之旨尚有可商証處此古今學  
術同異之辨苟徒譽言相酬以示無逆似反以薄待  
兄非捶撻相期一體之初心也敢舉崖畧以請 來  
教云園中對晤信宿多所悅服其畧牴牾不在本體  
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學脉原自昭明學者不自  
昭明耳意謂先師提點良知令人言下直魁本體若  
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  
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  
操勵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  
不肖所欲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  
行持保任也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  
已不復爲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真知五穀之  
正味則蒸漉漬糝自不容已不復爲雜物之所汨凡  
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淆於雜物者不知正味  
者也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  
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天生地生萬物不容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自己之生機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欲其自得也苟不  
得其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強勉操勵自信以爲  
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豪傑  
而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  
來教謂文公篤信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至事  
物之理訓格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理者易文  
也知識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  
學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之  
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心一也以其全體惻  
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  
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知仁極仁而後爲窮  
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爲窮義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  
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兼  
格致誠正而言聖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  
以至於命若專指格物爲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  
之中不惟於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  
之知一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  
於多學之助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果信得良知  
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有本來知識  
亦未爲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舊見而遂以知識



音義分年全集 卷之十一  
爲良知其謬奚啻千里而已哉 來教云格物者吾  
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  
典小而三千三百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  
靜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曰體物而不遺曰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  
以異于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平時理會  
文公或問慣熟宛轉通融附成已見即天地之所以  
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物理固非度外人倫尤切於  
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於或問兩作九條  
之說皆已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  
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  
力之地果何所事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  
天地之撰而後謂之格物良知無思無爲寂而感以  
通天下之故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本  
于致知合內外之道也其曰儒佛之異在於格物則  
誠是矣但未知作用之同與否果何如耳佛氏遺棄  
倫物感應而虛無寂滅以爲常無有乎經綸之施故  
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孰謂吾儒窮理盡性之  
學而有是乎大人之學通天下國家爲一身身者家  
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動知者

意之靈明物卽靈明應感之迹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惡兩端是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辟矣身之修也好惡同於人而無所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於天下而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爲之之要經綸之用也 來教云某之所謂格與陽明所謂格者稍似而不相似大都悟入之途雖異而所悟之宗旨則同某之格與晦庵陽明之格二說皆具不必專主此說爲是而盡謂彼說爲非兄欲調停兩家之說使會歸于一自謂已之格二說皆具其用意誠厚矣但未知所爲稍似而不相似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之物皆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心卽理也兩家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強同也孟氏云規矩方圓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而方圓之理舍規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其情亦不過多學之億中耳其於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圓之規矩而天下之方圓從此而出相去何遠哉此入聖之微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機無典要之大法不可以不察也或謂心之良知非假事物之理爲之証師心自用疑於落空此正所謂毫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心備萬物之情天然感應不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鑒色耳惟空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類情苟疑其墮於空也而先塗之以黑白聒之以清濁淆之以是非存爲應物之準豈惟不足以取証聰明塞而睿知昏其不至於聾瞶而眩者幾希矣此學公於天下公于萬世非一家私事望兄舍去舊聞虛心以觀兩家之說孰是孰非必有的然之見有不待辨而自明矣 來教云今時講學之弊有二其一以良知本來無可修証纔欲修証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截然不着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卽是行一切應迹皆可放過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爲足不復修行乾沒於僞欲而不自以爲非是看格物爲不要緊工夫二者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非教使之然也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于染習與稍有志而徇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兄以爲傳流之誤雖若爲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然也良知不學不慮

本無修証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乃無修証中真修証也若曰懸空守寂無所事事則格物果將何所屬耶知卽是行非謂忽于行持正以發不行不足謂之知之意使人致謹於應迹也若曰見這光景自以爲足沒於僞欲而不自知其非烏得謂之良知也哉未謂緣于良知本體未曾徹悟可謂一句道盡乃復曰不在本體上不自相牴牾也耶 來教謂區區所議文公讀書窮理尚隔幾重公案爲過情持此進修可以寡尤不失爲躬行之君子若倒這公案任意糊塗其弊爲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修修者多不講總於大道未聞也夫千古聖學惟在理會性情舍性情則無學未發之中性之體也其機在于獨知之微慎獨卽致知也此修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其用功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未嘗求之于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于多學而識以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愈蓋進之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一派學術濂溪主靜無欲之旨闡千聖之秘藏明道以太公順應發

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迤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此學脉也文公爲學則專以讀書爲窮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法程門指訣至是而始一變迨其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爲日用本領工夫深悔所學之支離至以爲誑已誑人不可勝贖若文公可謂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教人廢書否不然也讀書爲入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經何可廢也古人往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尚友也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訓所謂讀書也魚兔由筌蹄而得滯筌蹄而忘魚兔是爲玩物喪志則有所不可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幾重回賜之所由以殊科也兄謂守此進修可以寡尤此固然矣然必有志而後能守苟甘於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視爲長物孰從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慎獨道修性復始可謂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爲操勵以自崇飾而生機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作用非孔門之所謂君子也講學正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學之事也若曰講而無不修所講又何事耶 來教欲吾人翻槽洗臼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爲教無俾良知爲空談學者有所率循中人以上者由之可以趨悟下者亦可不

青溪先生全集 卷之一  
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道敢不祗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適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汚也賢者與鄉黨自好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于毀譽自信而是舉世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所顧忌以毀譽爲是非于是有違心之行其所自待者踈矣不肖於師門晚年宗說幸有所聞數十年來皇皇焉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綿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此學原爲有志者說爲豪傑者說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傍名義恃以爲清脩或藉玄詮負以爲超悟或鄙末學之卑陋侈然自以爲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然自以爲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爲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機自萌蘖之生以至于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于洋溢終始條貫原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千古聖賢之學脉也凡可以言顯者大旨不出于此若夫不可以言而顯者在况默成而自得之此固報施之情亦播莠相期之初心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三十一  
答吳悟齋

再領手教疊疊千餘言反覆開論宛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感慰何可云喻兄自謂于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深此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尚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強爲差排故於不肖所請之說亦未免牴牾有所未合非漫然同異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爲物先師一生苦心精密校量簡易浩博自謂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學脈也何謂良知心之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兄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爲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爲心所謂中也當是時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則是此點靈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嗜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爲已

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爲人所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不聞爲天根獨知爲天機是即動靜之說也若先師之意則以爲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程子謂動見天地之心非耶邵子指天根亦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反下一陽初動所謂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異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疏若以天根爲未發之體天機爲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用其功二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于此一片明白地皎皎然在其胸中亦且三月其後不能行持保任漸漸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年勤苦脩鍊不肖豈敢以未證爲證致議于兄然竊窺兄之樊尚未免以光景爲妙悟若存若亡入於恍惚杳冥而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知未及良知是斬關定命真本子若果信得及時當下具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爲堯舜不肖以爲千聖學脉非誇言也何謂知行合一有本體有工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



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卽是知能知處卽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真切篤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本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而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敬應事接物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條理異于後世之知而不行行而不知入於虛妄昏冥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夫知行合一發于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真指訣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良知良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工夫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此儒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釋毫釐之辨未嘗以爲易而忽之然所謂格物者合  
知行工夫而後謂之格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  
工夫屬行知之體圓易于流動而不居格則有矩存  
焉格物者行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者只在知上發  
明未曾在行上發明則是能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  
爲二所以有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之說自  
謂在格二字討得明白而謂鄙人之說纏繞反成穿  
鑿亦無怪其然也何謂意之所用爲物大學之要  
務於誠意誠意之功在於格物誠意之極在于止至  
善止至善之則在于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謂  
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也謂  
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之感動必有  
所用之物有是意斯有是物無意則無物矣良知者  
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  
物必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  
物者致吾心良知之天則于事事物物之中也吾心  
之良知所謂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  
其則則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  
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  
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爲善如惡惡臭謂之去惡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戒自欺而求自慊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所謂慎獨也  
舍慎獨之外更無所謂格之之功矣若曰何在非物  
何在非格當克已卽克已克已一物也當窮理卽  
窮理窮理一格物也當感應卽感應感應一格物也  
格於上下上格天下格地也有耻且格格君心之非  
明格人物也神之格思幽格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  
先有是物善何從而爲惡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  
何從而用其致知之功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而  
已應感是誠意真脉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已窮理正  
是爲善去惡乃誠意日可見之行而槩以當字並舉  
而貫之含糊泛漫不知何取於義而云爾也至于天  
地人物鬼神格物之說分明是或問舊見解兄特習  
之而不自察耳先師自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  
皆包羅統括于其中兄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  
皆包羅統括于其中是則然矣但爲之有要而作用  
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  
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體之虛靈  
實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用之微妙實  
不外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已不能無啓學  
者心理爲二之弊若先師于格物之旨則是物理不

外于吾心虛靈不昧衆理自此而具萬事由此而出  
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  
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  
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  
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  
毫釐千里之謬不干良知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  
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權度而欲定  
天下之輕重長短揣摩依仿乖張錯戾日勞而無成  
也已文公分致知格物爲先知誠意正心爲後行故  
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  
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于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  
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爲全經也兄  
于斯三者果能契悟得徹則凡來書所謂本體工夫  
之說求仁一貫之說理會性情讀書窮理之說良知  
知識體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解  
其於不肖所請之意有若函蓋之相值不期合而自  
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告曾子則曰一貫一貫  
卽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貫爲天道復禮爲  
人道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聞非耳聞

聞與不聞存乎學者之自悟性與天道非一貫而何  
曾子既唯一貫之傳及語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者忠恕即一貫之異  
名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用  
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其次子  
貢穎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開其疑一如  
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於內知在根上用  
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夫子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  
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體之  
一一者心也精察即是心去精察若曰夫子至此方  
與栽根下種恐未必然說者又謂曾子一貫以行言  
子貢一貫以知言是癡人前說夢可慨也已 良知  
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良知無知而  
無不知是學問大頭腦良知如明鏡之照物妍媸黑  
白自然能分別未嘗有纖毫影子留于鏡體之中識  
則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別之心有所凝滯揀擇失却  
明鏡自然之照子貢子張多學多見而識良知亦未  
嘗不行於其間但是信心不及未免在多學多見上  
討幫補失却學問頭腦顏子則便識所謂德性之知  
識即是良知之用非有二也識之根雖從知出內外

真假毫釐却當有辨苟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識爲  
良知其謬奚啻千里已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良知  
也禮儀三伯威儀三千格物以致其良知也發育峻  
極者德性之體禮儀威儀者學問之功學者學此也  
問者問此也正所以尊之也孔門博文約禮博文是  
約禮之功夫無非此義兄謂發育峻極吾心之性之  
靈所以生萬物之真機大德之敦化也天之道也禮  
儀威儀吾心之天之則貫于事物之中小德之川流  
也人之道也凡人道所以承天也似以天道屬本體  
未發之中而以人道屬良知之用將大小分作兩截  
不遂以良知爲本體至於先師博約說亦以爲附會  
牽強反失聖人本旨是皆所謂毫釐之辨也 兄謂  
陽明先生學問有功來學所以深信者在此自謂此  
意理會有年實見得原自有個真未發氣象良知屬  
用不可以良知爲本體噫難言之矣良知如明鏡萬  
物畢照而鏡體未嘗動也若謂良知非本體別有未  
發之中是反鑑而索照也前於良知心之本體條下  
已言之詳矣 兄謂先師讀書之法何可廢也然居  
敬持志亦不可少但在見獨不見獨耳不見獨而讀  
書持志固爲冥修若見獨仍須是讀書仍須是居敬

仍須是持志此則不肖所未解也慎獨卽是誠意居敬持志卽是誠意之功讀書是意之所用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慎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知獨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爲物條下亦已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叅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辨說盡成葛藤剩語可以忘言矣兄謂遍宇宙窮古今只此一點真心捨此不成宇宙不成世界此兄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達敢不策勉以從馳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已見此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致之旨本體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辨共求合并原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棄短集長以明此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百年未已只是不能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爲戒也

與朱越崢

吾丈篤志力行以古道爲己任先師良知宗說雖未

肯出頭擔當若有默契其同然者只此是學區區妄  
意大道修行無力老年向衰益無補於世然師門一  
脉微言乃千聖絕學有不容於泯泯者附去小集頗  
發此義幸細叅之有得或有疑可進我者不惜徃復  
交益之望也小兒失意南還相愛者多辱慰諭區區  
未嘗以此動心遲速利鈍自有緣數譬之花樹但得  
生意有在會有開發時未須屑屑爲眼前計兒輩忠  
信好學家庭相守不忘一脉之傳便是人道中樂事  
老懷更有何放不下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遲速非所  
計也不肖雖處猷畝一念耿耿不能忘惟

聖天子睿質夙成得於所傳聞宛然帝王矩度此誠  
社稷生靈之福但蒙養貴正是爲聖功大臣進見有  
時晨夕與居乘藉周旋惟在中官此輩並生天地間  
是非利害之心未嘗不與人同但溺於習染久假不  
歸况吾輩不能視爲一體自生分別有以激之彼此  
勢離則情間而意阻未嘗開以是非導以利害譬之  
迷途之人甘於離陷欲其回心向善不可得也凡我  
大小臣工守令有鑒臺諫有鑒輔相有鑒邇者復有  
帝鑒獨中官未有所鑒似爲缺典不肖因纂輯春秋  
以下歷代諸史宦官傳得其淑與慝者若干人分爲



音義之生全集 卷之十 三十一  
三冊其言過於文而晦者恐其不解易爲淺近之辭其機穿過於深巧者恐啓其不肖之心削去不錄我國朝善與惡者亦分載若干人首述太祖訓諭教養之術歷代沿革之宜又爲或問以致其開諭之道各人爲小傳以示勸阻之迹此杞人憂世之苦心納牖之微機也有稿在王龍陽處吾丈可索觀之若以爲有補世教可留意批抹與同志相叅以廣其傳如以爲迂狂則置之可也

與李中溪

自都門與兄奉違中間升沉好醜之迹何異輪雲所恃者此志相應而已年來詢知吾兄山中靜業深入三昧豈以吾儒之學爲未至而猶有至焉者乎向見吾兄似荆川兄書足領惜時憂道至情益懲世儒俗學之弊欲有所托而逃固將以範圍三教爲已分上事非以至不至作分別見也先師提良知二字乃三教中大總持吾儒所謂良知卽佛所謂覺老所謂玄但立意各有所重而作用不同大抵吾儒主于經世二氏主于出世象山嘗以兩言判之惟其主于經世雖退藏宥密皆經世分上事惟其主于出世雖至普度未來衆生皆出世分上事順逆公私具法眼者當

有以辨之矣。第服膺師訓，不敢自後于人。徒抱空志，而業不加脩。流光云邁，老將至矣。辜負海內同志之望，慚愧日深。不知吾兄愛人心切，將何以督教之。附去滁陽會語一冊，述先師所悟所得，梗槩頗詳，批教以示萬里之叩也。

書與馮南江

學太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游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却不在此。夫平生吾人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死。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為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信覺果，何如密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為無見，然尚涉於億說。

未免間圖度也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  
定沉和翕歛發散多從作意爲之未見天則也審若  
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  
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  
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紛飾藩籬古人動忍實公案  
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量於聖賢  
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  
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  
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具也以隋侯之珠而  
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麤也豈不重可惜哉  
臨別之情不嫌直致况恃一體道誼之愛尚忍忌而  
不言兄之竒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內  
尚可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  
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病方  
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卽望檢賜用資服食  
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自吾丈入中州無緣通候徒有瞻注頃辱手教任道  
懇懇足徵所向中間推與過情鄙人實不敢當所諭  
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學切  
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點尤見吾  
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于方人爲者若論  
千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只是致行  
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先師龍場一悟萬死一生  
中磨煉出來轟轟地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  
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  
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  
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爲而後  
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亦可  
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  
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脉也  
愚謂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白  
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  
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毫釐此須面証默識非言  
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爲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  
別亦存乎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  
丈手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爲德尤見精造  
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也物  
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于吾心致吾心之天

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爲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恃道誼深愛敢以就正幸終教之

與沈鳳峯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具如此道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儆不肖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朦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鑒暮夜之燭聊致愛助之忱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履所經汲汲以會友爲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爲數日之留或復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颯颯洋洋此非真以性命爲重

視萬物爲一體者肯若是乎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  
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  
遮瞞此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  
幸吾人知良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  
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  
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泄浸成多欲之累實非  
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  
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卽是獨  
知獨知卽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  
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  
是本體慎獨便是工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  
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  
真血脉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  
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可謂一言以  
蔽之矣吾人慎獨工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欄不能  
覲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  
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  
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  
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爲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紘  
紘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

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爲今日計者謂慎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沉幾密察掃蕩欲根以歸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卽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辨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爲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爲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工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爲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立誠工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宿處非可以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日用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剝落一番精純滓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特一體之愛率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相違忽忽逾十年道誼之思無日不在每詢湖襄士友道兄幽貞履吉道化日隆同志之幸辱手教遠及

尤感數千里不相舍之情且得悉聞行持之槩良用  
浣慰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臺司此固出于秉彝之同  
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爲聖賢家  
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爲已任顯然有當于莘野  
南陽之趣則非第之所敢知也吾人學術不純大都  
是功利兩字作祟昔人謂如油入麵未易出頭亦善  
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  
痛到這裏再欺瞞些子不得可謂對証真藥物矣但  
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質之近爲事見解格式妄意承  
當不能覲體相應要其極處適足以增功利之藩籬  
于聖賢精義未見有分毫交涉處也且執事獨不聞  
畏壘之事乎潛龍之學以無悶爲宗今視此何如也  
有教不吝徃復亮之

答王鯉湖

承手教遠及感道誼無已之情浣劇獨知之說大畧  
亦是但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  
念又復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  
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  
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譬之清淨本地  
不待洒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



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卽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駢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恁麼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柏泉

旌鉞蒞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益者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爲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爲有所爲兩言決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撐功能上湊泊而非盜然以出者皆有所爲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吾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工夫此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正學懷玉兩書院迺吾丈施化之地精神所注尤望加意振作用光先師德業不徒盤錯之利幹局之能而已也

與唐荆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柬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于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作見解伎倆遣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無從迎測否一切閒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此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爲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爲未嘗學况吾人乎兄旣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爲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帶此數百門烏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爲迂

與唐荆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却未免涉于輕  
躁反使人情恟恍不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  
迹加減而已也况兵家應感呼吸安危尤忌播弄奇  
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  
見叵測主張處全賴于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  
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凝目注  
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歿利害反  
覆毫釐皆決于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  
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  
本于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閑  
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  
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  
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間忙有  
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  
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  
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  
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  
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歿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  
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歿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  
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

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于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矯權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其帶些子俠氣疑于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脉路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銜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撓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些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旣無妄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啓候曾入記室否閩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爲竒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久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祇益其斃而已吾兄沉幾默運自有長筭當不以區區爲迂談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態恩至而罰不行固爲姑息若罰過于恩使衆心恐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真是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經孔只是致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爲之用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不能不爲者也弟于良知兩字實未致得盡尚有許多踈漏在果能觀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別之有竊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攙入其間眼前尚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非知解意見所能湊

泊也所云豎不起放不倒亦是知見作礙密察自見  
附去所荅荆川流陽二三條亦是相知穀口漫說公  
乃以為對病之藥張公吃酒李公醉可謂瓦礫真金  
矣公有玉盃還借鉄如意打破纔作此念當下即破  
更無等待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  
觀必入山纔好了手見在種種應感之迹又作何勾

當耶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九

